“悲剧战将”陈光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叶学贤

提起陈光，许多老同志大概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曾是我军一名战功赫赫、指挥作战机智英勇，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名将。他 1926 年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部队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等职。作战勇敢，曾获红星奖章，长征途中和到陕北后，历任第二师、第四师师长，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抢渡乌江天险，攻克腊子口，飞夺泸定桥，夺取直罗镇，大凡我军举行的各次重大战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英名，创造出不少有名的战斗范例。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 115 师代师长，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1950 年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但遭林彪的诬陷和打击，长期关押于 1954 年 6 月 7 日含冤去世。1988 年 4 月，中央为陈光恢复了名誉，撤销原定他的“反党”的结论，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籍，30 余年后方得平反。今年 2 月是陈光将军诞辰 110 周年，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打开岁月的记忆，纪念这位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骁将。

跟着朱德上井冈山

1928 年 4 月，陈光所在宜章独立师，同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于下旬到达酃县之十都。当时，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一支部队，从井冈山下来接应朱德、陈毅的部队和湘南农军。

两军会师井冈山，部队指战员分外高兴。那天毛泽东站在雨中向部队讲话，鼓励大家不要怕暂时的困难和失败，我们有工农劳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困难，不断取得胜利。

砻市会师后，时任连长的陈光奉命带第三连到酃县彬州间的水口一带打土豪，筹粮款，缴获了不少粮食、衣物、银元。此时，陈光入党不到半年，在红军初创时期的战争环境中，很少有机会接受党的系统的教育，而该连的副连长是个在反动地主武装里当过排长的兵油子，军阀主义作风和唯利是图的思想十分严重。他鼓动陈光不要把打土豪的东西交公，在连里暗自私分。在当时红军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陈光从本位主义出发，听从了这个副连长的坏主意。这件事很快被师团领导发现，陈光因此受到撤职及开除党籍 7 天的处分。陈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难过得痛哭了好几天，后经党代表李赐凡重新调查弄清了情况，认为处分过重，很快恢复了陈光的党籍。

1930 年 2 月，陈光参加了水南、值夏战斗。当时，蒋介石得悉红军集中在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急忙从湖北调唐云山的独立十五旅到江西进攻红军。当唐旅分路进至水南、值夏地区时，红四军主力 3 个纵队先后退至苏区之富田一带，待敌人暴露弱点，而后集中兵力在红六军二纵队的配合下，经两日激战，在水南、值夏将敌独立第十五旅歼灭大部，俘敌 1600 余人。在这次战斗中，一纵队林彪的指挥所曾被突围的敌人包围，情况十分危急，陈光不顾危险，不怕牺牲，在前面带领部队勇猛冲杀，终于打退了敌人，把林彪从险境中救了出来，陈光自己却身负重伤。战后，陈光受到嘉奖。

8 月，陈光带着伤随部队行动，当红一军团前委侦知追击红三军团的湘敌第三纵队已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一带，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驰歼该敌，以支援红

三军团。陈光在文家市奔袭战中，率领全营勇猛进攻，在激烈战斗中，再一次负伤。子弹从右腿膝盖下穿进去，卡在骨缝里，鲜血直流，不能行走。但他坚持不下火线，直到将敌人全歼后，才被抬进救护所。由于医疗条件极差，骨缝中的子弹未能取出。10 月 14 日红四军攻占吉安城后，城里有个西医诊所，为陈光开了 3 次刀，才取出子弹。又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伤口长好，才恢复了工作。

“少共国际师”铁拳初试

1933 年 8 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为了扩大红军，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的倡议下，经党中央批准，建立了“少共国际师”。这个师是由江西、福建各县的少年先锋队成连、成营参军组建起来的。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 18 岁左右，还有十四五岁的红小鬼，人还没有枪高。为了把这些初离家门的娃娃培养成一支能征善战、作风过硬的部队，中央军委决定调陈光任师长，调总政治部青年部长萧华任政治委员。

“少共国际师”经过 1 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便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0 月，“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东线抗击敌人。第一仗是在闽北拿口与国民党军周志群部的遭遇战。发现敌情后，陈光和萧华商定，立即以 1 个营分兵迂回，布成一个口袋阵，将敌人团团围住。枪声一响，战士们勇敢地冲入敌阵，展开肉搏，全歼了敌一个连，随即挥师渡过闽江，又击溃敌军 200 多人，还在莲花山歼敌 300 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红一方面军总指挥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特电“少共国际师”，称赞他们这次战斗是“铁拳初试”，勉励他们在胜利中要更百倍地提高军事技术，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光荣。11 月，陈光到红二师任师长。他在“少共国际师”虽然只工作了短短的 3 个月，但对培养这支年轻部队的过硬战斗作风，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健在的几位“少共国际师”的战士们，都已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当他们回忆起这个师的第一任师长陈光时，对他指挥作战勇敢果断，训练部队严格要求，诚挚待人，艰苦朴素等优良品质和作风仍赞不绝口。

1934 年 4 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 11 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陈光率领红二师参加了这次历时 18 天的广昌保卫战。尽管指战员们打得十分英勇顽强，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单纯防御战备方针，加上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进攻，和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使红军部队也受到很大伤亡。陈光在广昌保卫战中再一次负伤。

9 月初，陈光率部参加了温坊战斗。在红一军团首长的直接指挥下，采用伏击、袭击的运动战，歼敌 1 个多旅。在这次战斗中，陈光指挥红二师四团进行夜战近战，先派侦察员将敌人架设的电话线剪断，然后迅猛攻入温坊村内，将两营敌人全部歼灭。四团一营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仅消耗子弹 400 发，轻重机枪全未动用，主要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全营只 3 人负伤。次日清晨敌人向温坊反扑时，四团一营连续冲锋 6 次，占领了 8 个山头和 3 座碉堡。四团三营连续冲锋占领敌人 6 个阵地。红一军团首长表扬这两个营是“坚决英勇连续冲锋的模范”。

临危受命飞夺泸定桥

1934 年 10 月 14 日夜晚，陈光率领红二师从江西于都县的川辛店出发，跨过于都河，踏上了长征路。

红二师为红一军团左翼，担任前卫。一路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在红军突破第 3 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为了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于 11 月中旬调集 40 万大军，在潇水与湘江之间，精心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此关头，陈光奉命率红二师于 11 月 22 日长途奔袭泅渡潇水，抢占湘南道县，

随后渡过湘江，并在广西兴安的界首、觉山铺一带节节阻击强敌。27 日，经过血战阻击敌军，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冲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渡过湘江后，继续西进。红二师仍担任前卫，肩负着开路先锋的艰巨任务。12 月 11 日，红二师五团打开湖南通道县城，14 日，六团会同一师三团抢占贵州黎平。黎平会议以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红一军团受命先渡乌江。陈光带领红二师四团作前卫，于 12 月 30 日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这时，敌人已经将南岸的一些茅屋放火烧光，把船集中到北岸，正抢修工事，企图阻挡红军过江。陈光和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一起到江边侦察地形，观察敌人的工事及兵力部署，然后组织部队强渡乌江。此后，红二师六团智取遵义，四团攻占娄山关，打开桐梓城，占领牛栏关，在新站击溃敌军两个团，占领松坎，打乱了敌人追剿堵击的部署。红二师向西北方向警戒，与兄弟部队一道保证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1935 年 3 月中旬，红二师随军团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下旬，红军四渡赤水，向南急进，3 月底南渡乌江，从而把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5 月下旬，先头部队到达天险大渡河畔。红一师一团虽在安顺场渡大渡河成功，但由于这里水深流急，县城河面太宽，不能架桥，全军只有 4 条船，不可能在几天内渡过河去。此时，尾追之敌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必须抢占泸定桥。陈光临危受命，指挥红二师四团在一天奔驰 120 公里的速度，飞夺了泸定桥，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

8 月中旬，陈光带少数部队试过草地，被藏民骑兵误伤。这是他第十次负伤。陈光同萧华在过草地的日子里，不断鼓舞部队发扬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发

扬吃苦耐劳、团结友爱的革命传统；同时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经过 6 天跋涉，终于在 8 月 26 日胜利地走出草地，到达班佑。

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后，红二师又作为红一军团前卫，沿着白龙江源头的栈道，进入甘南境地。这时，敌人重兵扼守的腊子口挡住去路。腊子口是甘南通往岷县的一个险峻隘口。在连绵的高山中，一道好像被巨斧劈开只有 30 多米宽的口子，夹在两个山峰之间，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面流淌着一条奔腾咆哮的河流，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军团首长冒雨赶到腊子口，和陈光、萧华及四团干部一起，仔细观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决定由四团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另由团长王开湘带两个连，沿右岸峭壁迂回到侧后袭击敌人，务必全歼敌人，占领隘口。夜晚攻击开始，正面攻桥的部队由于地形不利，敌人火力猛烈，几次进攻均未奏效。而迂回到敌人侧后的两个连，却巧妙地攀上右岸峭壁的后坡，像神兵天降奇袭了敌人。这时，攻桥部队又从正面配合猛攻，前后夹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9 月 17 日清晨，红军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接着陈光又指挥四团穷追敌人 45 公里，占领了大草滩，缴获粮食十多万公斤，盐 1000 多公斤，这对刚走出草地的红军，真是无价之宝。1944 年 5 月，陈光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党小组在对陈光的历史总结中特别提到：“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

罗荣桓说：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么！

1938 年 12 月下旬，陈光和罗荣桓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率一一五师部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孝义向山东进军。

一一五师深入鲁西，好似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威胁着泰安、济南和津浦铁路中段的敌人。5 月初，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兖州、肥城等地调集的日伪军 5000 余人，配有汽车、坦克 100 余辆，炮 100 门，兵分 9 路，向鲁西地区“扫荡”，企图寻找一一五师主力决战。当时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直属队、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及鲁西区党委等，共 3000 余人，立即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此时，罗荣桓去东汶支队检查工作不在师部。全师的指挥重任就落在陈光一个人肩上。他迅速对敌情进行分析，在听取了师部机关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部队于 11 日凌晨 2 时向北转移。不料中途与敌人遭遇，被迫撤到肥城以南陆房一带。各部队按照陈光坚守阵地待机突围的命令，迅速占领阵地，抗击日军。六八六团占领了陆房西南的肥猪山、牙山等地，津浦支队与特务营据守陆房以东和东北的凤凰山，师直机关则在陆房村西沟地、树林里隐蔽待命。11 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全线发起进攻，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战斗异常激烈，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四周山头硝烟弥漫。这是陈光在战争年月遇到的最被动最危险的局面。面对险境，他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坚守阵地，夜间突围！”各部队守军也英勇地抗击日军，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击。

惨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毙伤敌联队长植田大佐以下 1300 余人。黄昏时，敌人停止了攻击，企图次日清晨再攻。夜幕降临后，陈光立即召集师部机关的参谋长王秉璋等，研究并确定了当晚突围的路线、时机和具体安排。是夜 10 时后，利用日军不敢夜战的弱点，分两路向东南方向隐蔽突出重围。12 日拂晓，安全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

在陆房战斗中，八路军伤亡 300 余人，丢掉了一些骡马。因此，当部队突围之后，在干部中产生一些埋怨情绪，有的甚至指责“指挥失误，受到这些损失，

不好向中央交待”。陈光听到议论，一度颇为不快。罗荣桓回来知道情况后，不仅没有批评，还鼓励他说：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么！在师的领导干部会议上，罗荣桓总结了这次战斗的教训，强调指出，不应指责埋怨，而要正确地总结经验，鼓舞士气。接着，在无盐村召开了陆房突围祝捷大会。

林彪当众点名批评陈光居功自傲

1945 年 8 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9 月初，陈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准备随林彪一同回山东工作。旋因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党中央于 9 月 19 日决定他们转赴东北，参加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45 年 10 月，陈光到沈阳后数日，罗荣桓亦率部队到达。当时，中共东北局决定，要在黑山、北镇一带组织第二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罗荣桓把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转交陈光使用。11 月下旬，林彪带领总部指挥所从山海关撤到阜新。这时，国民党军已进占锦州一带，情况十分紧急。恰在此时，林彪给陈光来电，要调配属他的电台和机要人员到阜新总部工作。当时陈光考虑到战况紧张，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因而回电希望不调。此后林彪又连发两电催调电台，并指责陈光扣压电台不上调，妨碍他指挥作战等。当时林彪在总部已有两部日造大功率电台。尽管如此，陈光接到后两封电报后，还是通知机要股长冯学彦、电台队长黄传龙，要他们做好准备，一二日内即去总部报到。当冯、黄等正拟带电台动身时，突然发生了紧急情况，锦州、沟带子的敌人向北镇大举进攻，冯学彦等只好随陈光向东转移至吉林盘石一带。由于新驻地距林彪的总部更远了，电台未能调走。这就是以后林彪指责诬陷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的事实真相。

1946 年 12 月下旬，为准备一下松花江南作战，陈光所部六纵部队隐蔽地开进至松花江北的陶赖昭一线集结待命。为了大部队徒步过江，陈光带领六纵队三个师的指挥员去察看松花江的冰冻情况，并到江南岸侦察敌情。这时，林彪以“东部”名义给陈光来电，要六纵部队仍撤回原来防地，以防敌人过江进攻哈尔滨。此电系征求意见性质，并未正式命令。陈光复电表示仍按原作战方案为宜，不同意将部队撤回原地。林彪未考虑陈光的意见，而直接给六纵各师发电，要他们接电后，即向陶赖昭以北布防，并说“不要等待纵队的命令”。六纵三个师接此命令后，遂即撤走。在松花江南岸进行侦察的陈光，却被甩在一边，直到接到纵队司令部派骑兵通信员送给他通知后，才于第三天回到纵队司令部。陈光对林彪的作法极为不满，为此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离开了六纵队，到哈尔滨养病。

1948 年 11 月下旬，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作战。陈光随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从沈阳出发，向关内挺进。1949 年 1 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陈光即进入北平，同四野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住进北京饭店。在这里，他接到毛泽东签署的命令，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3 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的九爷府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林彪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当讲到防止居功自傲问题时，林彪事前未同政委罗荣桓商议，就在大会上当众点名批评了陈光。刚接到新任命不久的陈光，受到这次当众点名批评，好比劈头被泼了盆冷水，心中十分恼火，认为这是林彪有意打击他，因而心情烦躁，情绪又消沉起来。直到 1949 年 5 月，陈光随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到达武汉后，情绪才逐渐好转。

林彪设圈套，陈光遭软禁

1950 年 1 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警备区司令员。元旦那天，他在武汉辞别夫人史瑞楚和两个儿子，只身去广州赴任。广州同哈尔滨有

很多不同的特点，它紧靠南海，毗邻港澳，是中国对外通商最早的城市。这里既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又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影响。此时的陈光，对于他这个新的使命是满意的，这里离他的家乡湖南宜章县也不太远，同家乡的联系较方便。但是，他对新任务的艰巨性，以及广州市的复杂性，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思想准备。

陈光到达广州后，在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马上投入组织部队和发动群众进行剿匪肃特，巩固社会治安，解决粮食供应，稳定市场物价等繁忙的工作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面对着全国解放后的新形势，在广州这样一个情况复杂混乱的大城市，他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在处理一些他不熟悉的重大问题上，表现主观、简单、不够谨慎，未能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组织纪律。例如，在香港、澳门、台湾进行情报工作，招收宜章家乡烈士子弟及知识青年开办训练班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错误。

1950 年 2 月中旬，陈光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又患了脑膜炎，在他居住的达道路 11 号休养治病。此后的几个月间，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的领导同志，曾多次看望，同他谈话，劝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由于当时对他的错误不适当地夸大，致使他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情绪。为此，组织上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当然事后证明，对他的处分显然过于严重。

7 月 23 日，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以老部下、老战友的身份约陈光到荔枝湖公园划船散心。但等陈光离开达道路住地后，军区保卫部立即派人缴了他住地警卫人员的枪，抄了他的住室。陈光划船回来，就在他居住的二楼上，来人当面向他宣布撤销其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员等一切职务的命令，并把他软禁起来，警卫人员亦全部撤换，留一个老炊事员为他做饭。对如此

突然、武断的处理，陈光十分气愤，开始几天发脾气，饭也不吃。当时带领警卫班负责看管他的保卫干事王大述对他说："首长，你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领导派我们来，任务是三条：一是保卫你的安全，二是照顾你的生活，三是限制你的自由，不能下二楼"。并劝说："有病治病，有意见和组织反映，为了身体健康，饭可不能不吃。"陈光听后气愤地说："这是有人陷害我！毛主席对我是了解、信任的，我非见毛主席不行！"陈光把珍藏在衣袋里的毛泽东 1945 年在延安写给他的亲笔信拿出来让保卫干事看。保卫干事建议他好好学习，有意见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陈光这才逐渐冷静下来。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动员陈光转移到武汉。10 月下旬，由王大述和其他警卫人员护送陈光乘火车到了武汉，中南军区副参谋长苏静等到车站去迎接。这三人都是陈光的老部下。他们把陈光送到汉口紧靠跑马场和中南军区司令部的杜围里 12 号一座 2 层楼的楼房里，但他仍然被隔离了起来。

从 1950 年 11 月至 1954 年 6 月初，陈光在这座楼房里被关押了 3 年零 7 个月。在此期间，中南局和中南军区曾派副参谋长苏静、中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刘兴元、组织部长梁必业等去看望陈光并同他谈话，劝他认识自己的错误。陈光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打击陷害，对他的问题处理得不公正，因而未能接受对他的处理结论。他在汉口这几年间，内心十分痛苦，吸烟很多，有时一天抽五六包。1954 年 6 月 7 日清晨，他在长期遭受精神折磨，十分孤独烦躁，觉得问题解决无望的情况下，含冤去世。

陈光从一个贫苦农民锻炼成长为一位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阶段，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备尝艰辛，把自己全部

生命奉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陈光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这些缺点、错误本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遭到林彪的诬陷和打击，非法长期关押。

1986 年，熟悉陈光的十几位老同志联名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请求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精神，重新审查处理陈光的问题。1987 年，中纪委、中组部、总政治部和军委纪委联合调查了陈光案情后呈报中央，1988 年 4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原定他“反党”的结论，恢复他的党籍，恢复他的名誉。